

春

秋

三

發

卷之三發

一發軍題卷下

古吳馮士驊仲先輯

張我城德仲參訂

宣公

元年

公即位

書即位

逆君剛位，經如其意以誅之焉。

意只在「不討」上見。

遂逆女

不待既婚

望國越禮，圖婚惡自見矣。

必敬，嚴仲遂始謀，是文定料想之詞，要發得活。

如姜氏

不稱紙

附稱姜

經紀望國嘉禮交著婦姑之失焉。

責夫人帶過重發妾母當國用事要得垂鑒意。

行父如

不待貶絕不收亦得。

直紀內卿之濟惡謀國之誤見矣。

納賂請會雖罪案只當事迹全要在諸侯立卿四句上責他謀國之失故雖有勤勞恭儉亦不足取。當時謀國宜奈何討賊靖國上也正色立朝。不與濟惡則亂賊之黨亦孤今既不討反與固位所以可惡。

晉甲父稱國以放

刑而私上侵可戒也。

專放提起歸重盾底穿作庇穿在獨放父上見上侵者侵君侵國也。

志辭優而成使政在公家必不至此此所以爲後戒趙盾當國四字重

平州

宜稱及齊而曰會

經于固位之好變文以治其黨焉

本是魯及齊却書曰會見齊與賊爲黨全要在討賊之法上論

遂如齊

又再書下策

經著強臣逆謀之終示專權之戒也

只在始終成就弒逆上見人主當防其漸貴逆意輕垂戒意重

取濟西

齊齊人取也

大國貪利以助惡春秋明義以貶之焉

取濟西在春秋討賊尤嚴于利其爲惡而助之一句上齊魯隣國二句正

見他義當討也。

侵陳宋

人鄭書侵陳遂侵宋

貳國附夷凌夏經特正其非義焉。

傳末既正此師為不義政與何義乎相應要體何字口氣比較棄晉初心

不貴死死斷罪書法重稱人書侵帶繳

○盾救陳

特褒而書救不書宋

同恤而筆削異者所恤之人異也

以先代之後有罪可討原起自有斷案善救邊須體貼聖人用兵之意所

謂典刑即常法也就書法請勿貳責盾或分上下截作亦可

○裴林伐鄭

日合晉師地

伯兵討貳，經謹其微而著其美焉。

傳中語意大半爲謹禮于微發地而後伐，不過帶言耳。板對虛實不整，像傳仄做可也。此晉師卽趙盾救陳之師。

侵崇

書發

卽求成非道而逆臣之心可推矣。

傳意從求成伐與上料想其有逆心觀意者不然等語氣甚活不可說煞。責穿盾須繇穿遞歸盾上渾渾發揮甲父傳云其志固形故曰其端又見。

晉宋伐鄭

書人書伐

伯主借有罪以討貳非春秋之法矣。

鄭非無可討之罪宋則非討鄭之人全要木聖人之王法立論說透法不

赦宋則晉瑕自明

又書師賈

年二
△大棘敗獲

經等師于將示兼重之義也

此借宋發義勿粘事實 師將雖竝重而重師意尤切王道權衡要透發

以宋主戰亦要提過

大棘

以宋華元主戰

不書伐提過

紀兵而王大國見外討之有詞也

主侵鄭傳借楚有詞以明晉曲未要照侵鄭斷論

△秦師伐晉

書伐不書師

經顯伯臣之召兵誅上侵也

大意與侵崇同彼因求成而發其情此因秦報而顯其迹兩情異然此即大發書伐不書圍見秦乃問罪之師非侵暴之師也 上段之意蓋字即

二情字與逆心字志同志字相照。

△四圍侵鄰

如不氏而稱人師書伐而不言伐

即伯兵之不競而知本宜正矣。

師之老壯在曲直只論晉不論楚蓋理曲則師自老勇以楚壯直故畏而避之也要將取賂釋賊說得利害則正本二字方有力可不慎乎有替他追悔意垂戒意亦要見。

三年 乃不郊 乃

即祀典之不行知慢王之罪矣。

妻體不然郊矣。何行文。

猶三望

卷

望國祭所不得祭。越禮甚矣。

八伐陸渾

清書子集

經志外夷相攻。憂中國之意深矣。

夷狄相攻。不志謂無與于中國也。陸渾。逼處伊川。在王室爲肘腋之憂。楚又觀兵問鼎。意甚叵測。安得不爲戒心。謹辨貼戎。禁階貼楚。二意俱自聖人作經。意上發。不必增出經世者當如何。據却。陸渾與維戎二種。勿混。用洛邑天地之中等語。

△楚人侵鄭

率人侵

紇子貳國反正，故獨著。猶夏者之罪焉。

將鄭反正說得透，則侵掠之罪自明。子鄭意須從青楚上澹澹描出，獨著對不書晉平看。

宋師圍曹

書 不書伐宋，帶見。

經獨紀大國報怨，示端本之責也。

二族非討罪，意輕只照出下意見。他雖非討罪之兵，宋寔有不赦之罪，其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四年 △平莒，邾不肯伐取。

書取。

私心不能平小，可爲不治本者戒矣。

以私邾抑邾爲案，以失平怨之本爲斷利心圖成，不專指取向就其爲邾。

如好而挾齊取平，便是心有私係，便是以利圖成，故一不從，便取其邑。書法只重書取餘，俱釋義。

公如齊至

致

內君惟恃利交，危之道也。

書法合比年如齊方全，單枚亦要見，皆致意。纂弒謀齊三項，一串說二安字，相照應。比義對利交看，勿泥事天子方伯爲義。

△楚子伐鄭

外兵適加于途，固春秋特詞以子之也。

寄郤缺傳歸生弒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楚師至焉，故特書爵。

如齊王固逆

詳此

逆君婦大以取辱，經深惡其昧禮焉。

只止公請婚，便是辱，自爲之主，又是辱中枝葉矣。昧禮，卽前墓弒。

云云前

對利交，故曰義。此對取辱，故曰禮。其寔一也。看欲人護禮以定位，句便明。去固逆當收書如齊于固逆之上，舊收書至，則棄本傳而從上傳矣。未

妥，只出固逆，單就強婚上斷。

固及姬來

常事而書。

經紀越禮之行，罪各有歸焉。

親來，亟來，提起，重失君臣之禮，斷罪書及書來，只束縛兩非禮點在前也。

楚人伐鄭

外夷昧討賊之義，經所以貶之也。

寄卻缺傳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爲事非善舉矣故書人

六
年△盾免侵

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

經筆削討賊之兵正其失主盟之道也

能省德決不遽加兵遽字絕可玩 仁智泛講勿賄救伐

疏

必書 比十五年多八月

經紀望國物變欲其慎所感也

伐莒在前伐萊猶在後故曰善惡之感萌于心孫軍旅數故賦欽繫

兩句不平

七年

良夫盟

視與國前定之盟其不足貴見矣

盟可貴不待又相歃血又相歃而仍不足恃更安有足恃之盟乎其寔非

衛叛魯，只比事見盟之無益耳，無善法。

伐萊公至大旱。書會。繼以伐致。以大旱。

許內外虛小之師，宜其召變矣。

書會雖事宴，然自齊志便可斷罪，繼以伐致，亦承罪齊來。舊單主責魯，以作文只重公與齊侯，俱不務德一段。大旱另作一版于後，見凶年本于軍族，公與齊侯，何不務德而虛小，去大旱亦主連兵虛小，內外總責，只伐萊提明會字，仍以合黨連兵渾作。只至伐大旱單責魯，見師行有危道，以致天變，勿以歸危對天變。只大旱主感勅天變，不雩不雨兩意，如傳遞發。

黑壤。書會不雩。聖。

經以臣禮諱內以自反之不直也。

若不事晉亦不適齊自反還有說以賂免是不直之餘不直在不事盟上

八 遂如齊復 重乃不重復

大夫奉使不終非臣節矣。

事未畢書復此紀寔也全在乃上見他無上

有事太廟

望國舉時祭合禮之常矣。

只對大事在宗廟之禮本以仁臣庶若能含選臣以禮尤妙。

猶釋去益

辨 其猶即同

經紀祀事之變讓其失選臣之禮焉

古知不可故字，嚴重春秋非欲宜加恩于遂，只借以明君臣之義耳。

△晉狄伐秦

直嘗于策

伯國資夷報怨，經直著其失職焉。

先提明伯職，後將不自反，倒入會狄類，且傷矣。職安在哉，要發得剴切。

○滅舒蓼

善而不朝，楚是時，莊爲君，叔敖爲相。

經志外患可憂，經世之意深矣。

將爲中國憂政，應中國何與？句全要發聖人之意，動經世之心。

楚師伐陳

取戚而還，主會，扈傳惟楚之卽。

與國被兵從夷，經譏其昧義矣。

春王正月，加齊至棗如京。

特書王正月，齊至棗，說每行，此不重。

望國媮大而慢王春秋特表其罪焉。

全以事齊形出慢周有君臣先後疎數三樣而君臣意尤重聘覲之禮四句一滾說下都根禮廢來書君如齊臣如周卽傳首所謂此事可考不待貶絕非書法只公如莒如大意同只用君臣先後相形收此事見惡。

春王正月如齊至。

表望國之事大不知有王矣。

全在王正月三字上發揮。

莒如京無書法

望國徐遣使以聘王罪自見矣。

不君而臣不朝而聘不春而夏分三段斷罪。

△會扈伐陳

併事迹作書法。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帶故。

許兵好之迹，即近禮者而益徵昧義矣。

只就會扈待陳，陳侯不會事迹，看出子晉罪陳之意，衆輯見公憤也。

○會扈

無書法。

伯國討貳之好，禮足觀矣。

△林父伐陳

曰林父帥師。

伯臣兼將討貳，昧義致之也。

子晉意要見，須在敘事中提清，然後林父以師伐之句。

宋人圍滕

稱人。

大國乘變虛小，不仁甚矣。

重伐喪虜小帶之動大衆將大夫起處點破

△伐鄭缺救

書商 下書晉卻缺救

外夷重兵虜乘春秋所深貶也

只就重兵臨鄭斷其凌暴中華之罪不必說無賊可討書法重書子書救作驗只楚子伐鄭同但不用錄救意

○缺救

觀春秋錄伯救則知晉外非子矣

仍以書晉問起婉轉斷罪勿涉子晉意

十
年△如齊至

不書月

畧詞紀事大以無關大分也

傳意全以此如齊形上如齊須繳歸上傳正名分之意方妙
單作照

歸濟西

周言我

表大國惠遺之私著成惡之罪也。

叙起授受之私歸重成惡斷罪親愛惠遺要形容得肯

崔奔

書所

經紀強宗之出辨之于早也。

有寵惠公句重崔宗之強由寵而致但不重責惠公重垂戒耳

如齊五月至

皆至 公如齊止此

詳望國事大甚慢王之罪也。

因奔齊喪而追論不奔王喪亦比事法也。

宋師伐滕

升。博。解。

春秋罪大國虛小急誅討之意見矣。

全要發汲汲誅討之意已德有闕雖指帥甸遲虛說爲妥

歸父如齊

卽貴戚修禮于大慢王之罪見矣。

貴而有寵要點綴在中方見得禮數稠重。按比事考詞。

齊人伐鄭

簡。大。

伯王恃力爭威春秋深責之焉。

德對力看應對爭看全要把楚相形方見盾何愈意。

王季子聘

經紀王室饋禮，重傷其不振焉。

歸父伐邾取繹

特書取繹

經罪虛小之兵，欲其用之討賊也。

盜字對奉天討罪說，要發汲汲誅討之意，以見其罪。

行父如冬歸父如

備書不削

望國急于事，大繇昧爲國之禮也。

要在亟行繼往上，描摹他妄說取人不知爲國以禮，在平日不在此時單行父如，大意同君臣交責爲是。單歸父如重貪畏上，見他理曲氣餒，要知爲國以禮者，必無理曲之事。

圖佐聘

大國忘親脩禮失守身之本矣

速詳在前畧帶見又未逾年以君命遣使兩意俱不可畧

楚子伐鄭

前前 前次

不貶爭貶之兵示責伯之意也

意不以楚為罪便專罪晉了全在書法上發揮

十

辰陵

書無貶詞 無貶者晉晉也

經不貶從夷者嚴討賊之法也

謀討原無是迹因後日能討故遂斷其能謀中國不能令要重發見夷狄原不敢進只因中國不能故夷狄遂進耳全要體出聖人汲汲誅討之意

原缺

△滅蕭

書說

經十外夷覆小深著其罪焉

傳意雖有兩段，然後段不過發明得善之跡，驕溢即志盈，仁禮融化入講仁字畧重。傳心乃傳楚子之心，即不以禮制心之心也。心即志，無兩意。

△清丘

書同是事迹，重與一併人。

列國協謀外之信，失謀甚矣。

重發楚憑陵之勢，方見要質無益，失謀即失職，原殺違命，將來一驗不重。

△伐陳救陳

以救書

大國討成非義，經托詞以罪之也。

只重非義失圖，如傳輕帶陳未有罪而受兵，正與兵興師旅相應，取伐陳。

同但不收書法耳。單救陳全在假衛救名上見賈宋之意勿說于衛傳

中不待貶絕句甚明要別于前題須將叛盟重發難起

主

○楚子伐宋

楚書前

經著外討有名見內禦之失策也

爲宋計一段如傳重發攻與政借楚以詞春秋原不予楚只因宋失策故借降楚形宋失耳

高

△晉侯伐鄭

前書

兵出于報怨不必以貶示義矣

全根戰邲來須在比事且書回字上摹擬

△楚子圍宋

無書法

紀大國被兵，咎始謀之失焉。

只主責宋，蠻夷圍中國，起處提破，如謀不臧，雖於清丘伐陳二事，而意重伐陳，味傳已字又字，及特書救陳可見。

△會殺

禮移于大夫，其繇來有漸也。

此通春秋發慨不專者，會殺一時事亦無斷罪語，只感慨發大意見，制治當于未亂，君若贅旒，便無底止，觀理于易，觀事于春秋，亦可慨然知制治之道矣，無善法。

△歸父會宋

無善法

知朔莫能訂，則知經世是畧矣。

楚不假道數句。只見楚橫當機。非謂其勢盛也。周公之後。于乘之國政。伏鄙字之案。要點入發揮。一傳全在傷其自屈。如縱不猶可。乃以至于等字。面俱要體貼發揮。見爽諒此益盛。夏諒此益衰。經世之畧。卽畏簡書三句。上看嚴兵固圍。便屬下策。

△宋楚平

稱人

經于二卿。擅平。正以人臣之義焉。

當時結平二君。未必不與知。只是自以情實私相告語。便有取必之心。作文須先以功揚起。見得如是大功。而臣專之。便有罪。乃見人臣之義重也。反專在急上見。元專在輕上見。

△滅潞歸

解曰。稱歸。舉號及氏。皆齊書法。種種只按齊晉畧。伏於此。清世明。

伯國覆狄以其仁義胥失也。

總提後分不仁在滅上看不義在貪上看不必大開須知峇狄亦所以

秦人伐晉

魏朝從治命 搭祭國侯傳善考
老人尤杜回 搭盟陸傳報德○單股不出

秋齋

經紀物象之變致意于感之者焉

重不務本召變與前齋不同

△無妻

無妻法

紀大夫專會重傷其始之不正焉

此與會穀傳相似非罪齊魯亦非罪莒固只爲諸侯一借便無了極故謹禮者金舞辨之乎是類正之皆是歸禮于天子作文借題作事實總論原

九十八
委擯住欲正不能發汲汲當正之意

○初稅畝

書初

經志變法之始欲人君先務本也

稅畝因公田入薄公田入薄因上不務本蓋務本自然憫但利下下亦竭
力奉公奚至公田不足而煩履畝耶要守成法除務本外無急着當時宜
亦無可奈何只失着在先耳

蝶生

節志

許志內災以王事望人君也

從秋冬極木息上看出重災

餓

傷書 雖一饑黎而書合有亦是

得紀闕用之歎，知貴敦本矣。

○滅甲及吁

貶而稱人。

伯國遇于殄夷，經深貶其不仁焉。

曲梁告捷，國已丘墟，二邑幾何，必無噍類，寫得淋漓慘怛，纔見仁心王事。

宣榭火

春秋思王室之中興，於天戒致慨焉。

宣王是中興之主，今火其廟，故曰不復中興。

伯姬歸

詳書。

經紀內女之出，正人倫之本也。

或姬婦行有虧，或鄭齊家失道，總是人倫之變，故書。

大有年

與桓有年同

以上瑞爲異者，不宜于所感也。

劈頭以程氏記異論起。

年
△斷道

書同

諸侯協逞忿之謀，春秋著其同欲焉。

本是大夫之忿，乃諸侯同心者，臣能取必于君也。傳無斷罪語，只在非不得已上描摹。

大
年
△晉衛伐齊

詳書者，總前後事言之，故不用詳字。

春秋紀兵交，兩見其罪焉。

齊不護禮，列卿不懲忿，分作君世子伐而責列卿，正見其取必于君也。

成節

曰于節

經于小國被患深責臣子之不忠焉

△歸父如晉

經紀望國脩禮責其不知本焉

指几例重謀國細玩傳文上下截原無輕重總是不知本上本指忠信誠
懇之心下本指引君當道慎禮樂刑政之出照傳上下半截迥接收繳處
須相稱輕易二字要發

歸父還奔

善道自前

至道遠矣

經表使臣之善因著逐使者之罪焉

以歸父之善發起歸重成公君臣死君忘父上斷罪書法總收見父已畢

事矣。特逐之者太急耳。歸重當國邊。只歸父還晉單于其志仁在造次。

顛沛不失禮上論。

成公

元
年○無水

經○常煥之災謹微意也。

其象已見。卽逐歸父一節便知。慎微者卽制治未亂。不專在調災之事。

○作丘甲 目作

經○諷望國益兵以共困民也。

丘出一甲出二十五人也。增乘增甲未可知。總是向取四丘者。今取足于三丘。向出三甲者。今增而出四甲。其意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兵多。

則賦重賦重則民貧必至之理也

△赤棘

書及釋

卽要盟非道見懟君者之罪象

傳意只責三桓三桓之中季孫尤重備齊懼晉挑起倒歸忿懟君父上作
用民不顧政是懟君之實

敗績茅戎

不書戰 書敗

經紀王威之衰示端本之意焉

以存防引起重自反作背取嘉平戎之約便是不悖信

○伐北鄙

不待取

經重國忿其直著其非讖焉

責齊須本魯說來方有原委後能暗吸魯非義爲妙

△新築

以衛主之

經惡與國亟戰示息爭之道也

初與晉三句見衛加齊已甚此時正當解怨息爭乃不聽石稷之言而主戰齊雖侵虐不以衛戰反掩哉

△戰鞌

四卿皆書以四國主之

經惡專憤之兵兩變文以示戒焉

專以一怒憤以一笑須極力發揮方見垂成意專只主貝季憤兼四國

○如師衷婁

反以晉人反之

伯國要盟于未服之敵曲難掩矣

總是制敵不以義將非擊強扶弱及國子賂免非服叙過重又不以

上發不以德命雖有東敵蕭同二事却重質母邊繳書法須將反字批

單如師

無書法

大國無服伯之誠繇伯義不足服也

只據齊雖侵虐至非服之一段斷罪未要合卽以德命猶難折其心况又不然

△袁婁

與全題同但不必原路免起

卽勝敵者之求盟見制敵之失矣

△取汶陽

不曰復而謂之取

經譏望國復地以不能正之王也

只重不請于王以正疆里一意然則宜奈何以下正是請王之事勿以王命王制分損益意要見

侵衛會蜀

稱師書重

經獨舉辱君之事戒違忿也。

以稱師叙起在書重上斷罪要發透季氏褊心方見辱君爲惜史外傳心
政與褊心字相照爲國上卿重看危指民辱指君特起二字也要括出
△只侵衛 侵衛則書侵我不書單主稱師無味稱師起

春秋隱顯外暴將著辱君之罪也。

△會蜀

經紀內君見辱歸罪于當國者焉。

先極揚其源則責季有力。一身之忿，較若國危，庶孰大孰細，一律精心。便不之察，爲國上卿者固如是乎？非諱也，起處要點醒。

△盟蜀

書公不諱而人諱之大夫。

列國宗爽而不恥，亦不善擇矣。

主盟者楚要提明恥字痛發。若非諱于前，則以夏服夷亦天下一大故。豈只人大夫便足見意乎？不擇義要透發。

年三

會四國伐鄭

畧而不紀。晉侯稱爵而以伐書。

春秋畧兵爭之迹，而獨見討賊之有詞焉。

彼此無善提過在前，只重鄭附夷撥夏，致晉有詞上作須知責鄭非子晉。新官災。重不恭，援于遷主，亦是不恭之故。

鄭去殘伐許

齊後伐許傳以從夷而虐小見罪舍一之爲甚意

如晉至

齊至

當觀王之時而事伯經惡其悖焉

△園棘

無書法

望國環故邑非保民之道矣

薄稅歛應稅畝輕力役應丘甲二者脩德政之大目全要在故地上生發

伐麇答如

赤狄之餘也如潞甲作文

晉衛聘及盟

不繫于國 不言公

二卿因聘而盟經惡其辱國而抗尊焉

貶其國以非禮不信之名故曰辱在本國則辱在外君則抗二意碎作

△鄭伐許

傳國以伐

春秋甚二國虛小故斥而狄之焉。

先將義利二字發透後融傳意行文况又憑弱犯寡一段極重兩甚字

四年 華元聘

通嗣君也皆僕卒謀

即大國通好于內見其交有素矣。

鄭伯伐許

解許

經于二國虛小著其忘親之惡焉。

五 杞叔姬歸

為桓公夫人嫁十四年而乃出是桓公有妾于魯
嗣故姬不安而歸與他出有異

經紀內女之歸正人倫之本也。

獲姬來

報華元也亦解投深際

卽望國報禮之迹可見其兵無名矣

儵如會救

與無妻同

梁山崩

經記天下之異欲人君省德也

蟲牢

特書同里

經紀服戒之信均著不臣之罪焉

皆不臣皆字正貼同宗

六年

立武宮

特書而立武宮伯禽之立孫隱公之高穀論斷制伯行已

望國崇祀非禮春秋所譏也

○取郭

減而書取

覆小之惡，示尊君之義也。

全重聖人尊君意發，尊君須兼抑臣說。謹微意不可畧，微字就書法上
出。拈此題，雖說抑臣，須與項傳有別。

良夫侵宋

書侵

經于與國凌大而深陋其無名焉。

此書法在亦然，二字照出，倒須得體，不立二字亦要見，勿單說無名。

嬰齊如晉

以盼子此晉命代宋事定然未可斷罪，與命書不可絕意

獲僑如侵

書侵

望國徇伯用兵，可陋甚矣。

將魯宋交好事，迹輕點見今日侵非魯志，中間以兵戎重事，邦交大倫作

骨命上鄉用大眾亦須點出方見書侵之陋不立正無名之實勿作兩項

○嬰齊伐欒書救

下書樂救

春秋惡外暴而深與伯臣之不戰焉

舊主罪楚子晉間作細玩傳意書救書法只了罪楚之案按左氏以下見書之可善正以無功此餘意也作文宜以楚罪重講起以救字證明隨照傳轉到善晉大發末收知救者之善如是伐者之罪不益明乎

嬰齊伐

吳兵加反正之國非義其矣

八書救

書救

伯臣恤患近仁經以其無功而善之也

○在○無○功○上○看○出○春○秋○所○以○善○之○之○意○三○善○字○緊○相○照○應○無○功○者○無○
○執○行○之○功○若○救○鄭○則○繞○角○之○遇○已○自○勝○楚○不○得○謂○無○功○也○是○役○也○楚○師○
○還○晉○師○遂○侵○蔡○楚○以○申○息○之○師○救○蔡○武○子○不○戰○而○還○事○在○救○鄭○後○故○曰○不○
○還○戮○要○叙○得○分○曉○

七
聽鼠又食

強臣可戒察物變而知之矣

只因三桓相繼成又弗戒故因許翰之言而揣其理措詞須有斟酌

△吳伐郊 稱國以伐 吳僭始書於此其即位二年

春秋斥僭號之國所以尊王也

觀春秋之法仲尼之制句則聖人扶持名號意殊不苟

不郊猶三牲

春秋志內祭之僭，謹大禮也。

△伐鄭救馬陵

不待貶絕。

特書救鄭。

書同盟。

春秋惡外暴而詳伯義以甚其罪焉。

傳意先將楚罪說起，後步步繳轉楚暴。

上此題宜只主責楚而言救，則楚

罪益明。書同盟則楚張益見總，斷其罪行。文省傳方有情。三書法遞繳。

于後，只楚伐九國救亦倒責楚。單伐鄭見黷兵從正之國，以著楚罪。

○救鄭馬陵

竟全全題。

詳伯義之功，而外橫可知已。

△單九國救

伯主勤恤患之兵春秋特美之也。

子胥安攘是正意以大令親往發之楚罪鄭善只用繳出。

○馬陵

卽諸侯懼外之同而外橫可知已。

宜就諸侯同病上形出楚橫要得故字意勿說子胥。

○吳入州來

齊滅吳德若凌楚之漸

經紀強夷用兵志凌外之漸也。

四鄰指吳言故曰不能制若州來不可謂鄰亦不可言制也失人意伴謹。

入年△來言汶陽

來言歸之下

望國歸地經家責其不自立焉。

要在緩詞易詞上形容其不立齊人貪得三句提起畧點 禮字要重發

樂書侵祭

送侵楚後申驪初從知范韓也

春秋紀兵見伯臣從善之功焉

舊主書從三帥楚棄析公分從善集賢作然析公鼓鈞之謀寔在統角之
役凡無傳題以左傳為主須有根據不得漏帳兩跨也 指月亦看誤

納幣

書

經于大國圖婚而譏其越禮之非焉

召伯賜命

來賜

經于王室寵內而深識僭賞焉

罪邦君之不王政起下譏天子之僭賞勿平書法在來字上見

△雙聘伐郊

前事來聘下書會伐

伯主失討小之義從兵者之不立可知已。

舊主晉魯分作細玩傳意書法專屬責魯不立是餘意宜重晉失盟于
之道而以魯不立帶言。

若只出會伐郊王責魯然亦要本晉說來方不失亦可知已意。

雙聘

徵兵非義之失見矣

衛滕

連後二滕方可收備者

大國婚禮逾制經書以示戒焉。

九年○盟蒲

特書同盟

伯至講信以要厥昧其本矣。

盟非固結之本，與後不知其本相應。蓋誠信乃固結之本，汶陽之歸，皆實不誠不信，以致諸侯解體，豈區區要質得枚渙散哉。

致女來嫁

程志嘉禮之失，因見內女之賢焉。

賸之失，衛媵傳已發，故傳首只論致女耳。二意雙提，例伯姬作，單致女同，只見厚其嫁遣之禮。

執鄭伯書伐

稱人而執

例楚師

設誘不書而伐

春秋設伯討尤惡或國之昧義焉。

傳中雖有三段設誘不書，自是事體犯，心忍竟以非伯討起，倒歸前。

劫殺錫輕繳亦待。單執鄭伯只主非伯討殺錫不用。平伐鄭只
殺殺錫提過緊就義利上責鄭。

△伐莒潰入

特書日

春秋特謹小國被患示保邦之本也。

固本安民與爲國之本相應潰者民逃其上便見民不肯效死效死自非
臨時可游使民不肯效死可知平日無固本安民之政重垂訓不重罪莒

嬰齊伐莒

主刑殺與書伐鄭同

△秦狄伐晉

稱人 比事以類

春秋紀兵而用夷致寇均罪焉。

傳明有二意。譚主用夷非也。比事以觀卽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分上

下截不必板對

○城中城

經譏望國設險明體險之大用也

體險大用政與儆守之儆對看體用字便是緊關須將險字攝入禮中就禮中生出險來中城在郭之內宮之外故曰益微

十
年 里背侵 特書帝

經因與國狗伯之兵特示寵弟之失焉

晉命只作事實寵愛就平日言傳因割立而推父寵是料想之詞勿死說

五月伐鄭

鄭子平勝以粟種于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鄭伯歸

齊人媵

媵見非伯討
伯衛展攻女二傳非宋公賢但媵其姓非禮投過

公如晉

不專與晉伐

會葬惟天子則可故諱其歷而不書

士年 卻犇聘及盟

與荀庚與夫桐意

士年 周公出奔晉

苦口也

經紀王臣之出傷王道之衰也

君臣相要是前事畧點見公自絕于天重王室衰微上作

瑣澤

此晉楚為成晉士變楚公子罷盟十宋西門之外不書在中國也

經畧內外之成謹大防也

交剛

同九也 其厥秋

伯國用詐控夷經所諱也

近有至失禦夷之道者，謂與楚合好，故狄敢間晉而來。

年△鑄乞師

非書曰公

伯國擅徵兵以報怨，經卑詞以抑之焉。

不以王命興師，便有卑伏屈損之道，報怨亦餘意。

△如京遂伐

書曰如京師，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逐事。

諸侯因事脩盟，春秋酌詞存禮焉。

書如見慢亦是紀寔書法，正意在又書上，故傳以此爲結，全在聖人意。

發揮勿空作斷罪語。

如京

不成朝書，故書如。

諸侯因事親王，經持者其慢焉。

至于此極意要賢得剴切。

○遂伐

加自朝大意剛全題

酌詞以重覲典存臣禮也。

林父歸

受其適適又強歸焉下此可知已

婦姜至

以夫人

望國圖婚失正春秋所以譏之也。

僑如不氏畧提過重不親迎作。

五年入盟戚也。諸侯將見于戚于王而立之。辭曰。聖達節。次守節。乃君非吾節。

貴戚守節可以風天下之讓矣。

○執曹歸京

獨書其責

魯王討罪而正之。王春秋所以予之也。

不濫又不專。串作加盟。威作事是。

○華元奔歸

不省文。

經許外臣出入著其正也。

正字俱就討賊上看出。以不賴寵二句相連說。我司君臣之訓。句要發得嚴重。只華元奔單就不賴寵上說。見其有討賊之心。只元歸見其能討賊。在不輕入上。

魚石奔

卽強臣去國而大夫靖難之功見矣。

魚蕩皆桓族也。澤潯公室石黨之。故華元出之以靖國人。文中要把不

彼多大熱及自止元一段見他畏服之心無書法。

△鍾離

成會

中國通好于僭夷經特詞以傷之也。

舉號是常例殊會是特書惟吳僭號故不當親不敢與敵及俛首東向總見傷之之意要發得感慨淋漓。

六年 雨木冰

胡氏因王安石謂天人不相干因欲盡廢五行傳故曰過

觀內辱有預徵知天人不誣矣。

喜侵宋

宋國附夷病大經所以陋之也。

△鄂陵

不書師敗績

水火三食

單題

厥公

作道

春秋酌詞紀兵特示倖勝之戒焉。

以不書師敗提起重倖勝作幸非持勝之道持者處也言非處勝之道也。
文子軍門之戒要重發。

沙隨

直書不諱

內君見辱而無款春秋直書以示訓焉。

穆姜煽禍僑如構說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不察而信諾郤公曲在晉不在公也何歎乎雖就成公說要發垂訓意守身應物伸道禁義大勇節然都要點發。

會尹子伐鄭

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經紀漬分之兵示倖勝之戒也。

長見勝楚而怠意。

曹伯歸

不名。

自京歸。

王室縱有罪，失天刑矣。

周衰全是刑賞不行，此審晉執芻歸京，是一大機會，却又縱之，成甚箇

共

曹丘

以下與上利假傳。

卽內臣見廢，伯主信讒之失見矣。

宜伯肆讒不忠，卻聾信讒不智，晉厲過聽尤非然，不可下斷罪語，蓋利假傳皆敘事也。

僑如奔

連曹丘以信讒納忠分股，卻范為主，僑如聲伯帶之。

卽讒臣去國，見伯臣納忠之善焉。

主子范文子要本赦李孫說來。

△盟處

惠備如齊以去好晉賢子范文子。

內臣見釋，繇忠足以感人也。

主恣王文子忠足動人一意，范文子解伯只點入。

十七年公會尹單伐鄭

楚師有止，請後遣。

即伯兵不競于夾，而得脩盟之故矣。

見雞澤傳，問繳俱用柯陵，運至代同。

△柯陵

主雞澤傳。

春秋紀信著懼外之同焉。

尹單與盟提過，重同懼楚作。

冬伐郟至

楚知穀上諸侯還意可夏伐至

辛丑用郊

特曰用郊當用正月上辛

望國辱帝非時，葬故所以譏之也。

伐宋入彭城

不相諱也。言復入。

春秋紀兵助逆與爲逆者均罪焉。

托于諸侯二句，正足上段世國不世官意。惟不世故楚納之而不與，惟已絕故復入爲甚惡。

甸聘

悼公初立，報公之朝也。此比搭逐夷年五。

卽伯國交內見睦隣之有禮焉。

祀朝

公以晉君語之祀，于是驟朝于魯。此比攝魯君左明，若出亦至此意。

春秋三發

華發

源

注

楚鄭寢宋

主父謂傳楚人禱君助臣邪又責中國而黨之楚鄭分去

虛打

諸侯同心謀宋襄公在喪不會

春秋紀信子其勤義而合禮也

襄公

元
年○圍彭城

鄭之宋

經于伯王討叛也必追書以謹王度焉

只在發明一宋字如已去而追之不登叛人不成其為叛也疆域封守政是王度

○伐鄭次郟

不許楚助 只伐鄭單于子贊

惟伯兵放義而昧義者無可貸矣

傳意兩載。上載無書法。只合遞做。不以大義裁之之義。政與放義而行之。義相照。此義重君臣不重夷夏。觀傳首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便是定案。後云棄中國從蠻夷。不以大義裁之。蓋夷亦有裁于義而可從者。如辰陵之盟是也。單責從夷未是。

壬夫侵宋

侵呂雷 秋夫丘 書法亦用削叔

不假外夷恤患之名。顯昧義之失也。

須知子辛救鄭遂侵宋。非侵宋以救鄭也。

邾朝二聘

經于列國交隣。深著其廢禮之罪焉。

以禮字爲主。中分朝聘二支。

年二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即貳國虛大之兵見其困于夷令矣

舊主次鄭傳與楚不二不若貞伐傳困強楚之令與左傳相合下三國侵鄭諸大夫欲從皆政是欲息肩于晉也

晉宋衛侵鄭

經紀討貳之兵見帥將之並重焉

子驪從楚事提作一頭

會戚

紀謀貳之會因見晉卿之和焉

謀鄭也寄陳逃傳作八卿和睦 舊主大夫專政邢丘吳梁傳俱未及

○會戚城虎牢

單虎牢同。不繫于鄭。

經以失險罪貳國待衰世意也。

當以不能守險爲案而以守天子土繼先君世數句重斷。須本從楚說來。

三

嬰齊伐吳

克鳩往至衡山吳人患之擊之獲郢也吳人伐楚取駕楚人以是嬰子重。

外夷兩失其良亦棄賢之故也。

駕良邑鄧廖亦楚之良此子重之疲于奔命所獲不如所亡皆于靈致之。

△長檣

知武子相解公稽下。借遂納幣傳志敬事也。

外臣辭大禮于內可謂知禮矣。

△雜澤

稱砂。

經紀資分之信藉其懼外之同焉。

王臣與盟提過專重同病楚發揮無斷罪意。楚師在繁陽乃雜澤後半
傳引來驗其戒心非因此而有戒心也。

袁倫如盟

王漢梁傳

經紀大夫之盟見懼之猶統于公也。

懼楚作事定。單如會王上傳懼楚。

荀瑩伐許

許公事楚不許唯澤故也。王張氏小註見然備作州。

豹如晉

全奉肆夏之三不丹改文王之三又不然軟虎鳴之三乃三

即內臣脩禮于伯子共知樂之情焉。

據左傳有敢問何禮句亦可作知禮兼說亦得。

公如晉至。

內君脩禮于伯，知內助外援之情矣。

獻子相行，能申借助之請，晉侯設享，惠諾屬鄆之願，內外俱無危道。

陳人圍頓

頓，以怒楚與侵蔡，獲變事相類。

卽與國虛小，知有招寇之道矣。

五

鄭發聘

通附若也。王季氏小註。

卽貳國脩禮于內，知伯業之盛矣。

豹鄆如晉

經于望國屬小，交譏其失正焉。

鄆不能守國而屬魯，以卑其宗廟，魯非天子命而私屬，以爲附庸，皆失正。

△善道

列傳三卷
卽伯國布命于遠矣。知遠矣之慕義也。

此乃會厥事迹。作文當以會厥稱人開起。中間只據彼聽好。此告期描出。一段慕義光景。以證明厥之會不爲主。

△會厥

進而稱人

經進遠人之從好情與義俱見矣。

義者進退之法。情者與善之情。總是尊中國欲使夷狄效順來會。便不

戊陳

至陳述傳

卽列國之防患。見伯義之勤矣。

伐陳救

伯義勤于與國。再見于恤忠焉。

竟同茂陳陳迷傳教指會鄆事非此救也還連茂陳出矣

六
年
滅鄆

古文爲鄆夫人無男有女女後嫁其生子鄆因立號爲後

小國陰謀取闔春秋厚意而誅之也

七
年
城費

城費

視世臣越禮之役可爲後戒夫

此時未遂強私弱公而已有其萌萌字重看季氏不臣始于爾宿不臣
于費聖人逆推其禍固有繇來只消據事直書使後人愾然知戒

闔陳會鄆

至陳述傳只會鄆同

伯主勤恤患之好知其不可背矣

免頑如會

日如會加會鄆同

貳國志于從伯春秋特致其志焉

只主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勿率卒郟賁禮義爲中國之君

要文

陳述

古述

與國棄伯從夫春秋卑詞以陋之也

只重禮義發而以德不可背黜入見其逃之失計

八

公如晉

朝且聽朝聘之教

卽內若之赴會而聽命不宜自大夫矣

主魯公在晉句見宿不當往會

侵蔡獲慶

特書侵蔡

小國而貪武功失謀甚矣

主貞伐傳齊國耳重無故二字

△邢丘

聚而稱人

經謹伯好以其爲委權之始也

傳中愛字最妙悼公初意不欲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豈知則器示人

一失而不可收愛之乃以害之也政即指朝聘之事言謹始言

梁之黜看魯失政亦要點

△貞伐鄭

平而不幸

經畧取國之從夾咎失謀也

一傳通自侵蔡失謀上說無故怒楚要挑發其能國乎政與畏天者保其

國句相照

△士匄聘

主迎納幣傳賦影方而知守官之節

九〇伐鄭盟戲

連詞方有書法

伯國得善勝之謀，春秋子之也。

傳中叙事雖多，總是取智堯還師敵楚善勝之道要發。三分四軍以匹軍分作三軍更番出人也。

伐鄭

微國失信召兵昧于策矣。

其王晉師至矣，以上作文見位失策。

○盟戲

與全題目，其重防楚，嚴齊事帶。

楚子伐鄭

子期及楚平盟于中谷

外兵加賊見伯主行不戰之謀也。

主還師以敵楚不與之戰作勿云伐而不款

十
會相 齊會

經外遠人之上好傷中國之意深矣。

大意同鍾離但此當悼公伯業盛時下語須有斟酌。

○偏陽 見鄭傳

伯臣以斷成功得將道矣。

一隊獨成虜類無所恃力三日拘軍董父無所施勇此猶是一時之畧得
投机一怒使旬偈不得行班師之請方是將權要將林父比斷

貞轍伐宋

宋受偏陽故也借成虎字傳鄭人從楚討為不義

十二國伐鄭

一駕牛首

經紀伯兵駕外之始子其謀之善焉。

△戊虎牢貞救

還擊于鄭又善楚救

諸侯逼戚攻外不義甚矣。

傳意罪諸侯城虎牢時已有此因係鄭始發耳。作文須註。駐師扼險意。緊發揮而後。墜入。猶前志意方有力。下善故不重善楚。只罪晉耳。

戊虎牢

諸侯戾險逼戚春秋追善以罪之也。

貞救鄭

經錄外夫惟此形逼者之罪也。

痛發曾荆楚之不若，公用比權相形，勿言遺義，勿說子楚。

上年△作三軍

深之作

經紀兵制之變，示失權之戒也。

作字照舊法生出，若依舊三軍，自不謂之作矣。以季氏與兵爲案，以舊法盡亡爲斷，示鑒意要重發。

會之侵宋

欲致晉師而後與之，首在北海，不似須平野。

貳國與致伯之師，亦拙于謀矣。

伐鄭

二駕北林，此與三駕伐人數無二，連公不出，可別。

伯國繼用敵舟之謀，得善勝之道矣。

亳北伐宋

書同畢

二國從伯而即渝，可見盟不足恃矣。

致晉之謀畧點。

臺北

紀伯信之同，將驗其不足恃也。

伐宋

大意同全題，但不見音同書法，寧復二字要辨。

○伐鄭蕭魚

觀伯事克成而知駕服有道也。

不書鄭會，點過。駕外即在服底上見，板對非體，總起中間串發，開鋪叙。

勿着序，續語。

○伐鄭

三卷東門，此與二卷不同，彼月謂其成功也。

伯主成駕外之功，餘其得制敵之謀也。

○蕭魚

卽伯主服賊之好見推誠之效矣。

鄭不可信重提起，跌下方有力。須咏歎，誠能感人，勿兼駕楚說。

執霄

外夷僅能辱使，伯謀屈之也。

年 三 救台入 述入

內臣因事擅權，春秋惡其心焉。

以大夫無遂事爲案，以台在邦域之中爲斷，全在使公不得有爲上見，作無君之心，敢字要發。

士魴聘

且拜師。主許氏小註見悼公善持勝。

貞侵宋

報晉之取鄭也。主蕭魚傳不能與爭。意同執齊。

公如晉

拜士魴之辱。主悼業盛。

取郟

外湖朝同。

城防

主中丘傳。雖時亦書。見勞民爲重事。

年公會向

叔光於書。

經譏並使之失重國體也。

一不使免一不敢避。是二臣之失。然使之失體者君。味君命。使人之體也。

△會伐秦

經紀伯兵。見用人委政之失焉。

兼先設漢梁二傳用人之失指樂厲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

衛侯奔

不書所逐之師而以日奔為不

外君見逐于臣經端本以貴之也

要將書法辨難方有情警君為鑿意不可累

貞伐吳

卷五良非傳棄賢廣浦無功宜設之讓已及吳丹方來于曩之嚴不支今有主注莊楚不得志于晉故致怨于吳同殺

者

會戚

定則也 齊測梁傳國之大事而大夫專之

大夫專定君之會委權甚矣

十五

向戌聘盟劉

同庚良夫聘盟 若只戌聘奇演測傳借資獻于美生

作戌之良

劉復遊

不稱使 靖公合禮 舉點

經于王室圖婚志其失禮者示戒焉。

圖成救至

經紀外暴因見內兵之怯焉。

兼回國齊救那二傳以齊暴起倒魯怯救書至。

救成至

救而不放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

經議內恤之怯仁天下之情也。

城成郭

王與魯傳三卿起禮各過其城。

渙梁大夫盟

渙梁大夫

經于大夫專政深示謹禮之意焉。

此傳只原三會說不及邢丘邢丘傳以邢丘對渙梁爲始此傳又以三會

對澳梁爲始，須要得此咎往事，感慨無及意。謹于禮而不敢忽，何最重。凡至微與未兆，皆其所不忽也。

叔老會伐許

經紀討貳之兵，特示正分之意焉。

荀偃主兵而序鄭爲首，正君臣之分也。

伐北鄙圍郟

主同圍，齊傳數伐鄰國，觀加兵于魯可知。

豹如晉

且言齊故賊，折父鴻厲。戰紀傳作下，牛方伯。

紀內臣脩禮，見爲國之中焉。

圍桃國防

以未終志于城，故主同圍。齊傳君臣分照。

白狄來

不與其知。

年次

春秋嚴大防，故不與外夷之朝焉。

不與其朝，只不與其通中國。況列國之君，云辨諸侯無受朝之理，非罪也。

同圍齊至

獨書同，以伐至。

經變討罪之文，見抑強之意也。

二書法，述例無輕重。總見齊環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大字如大家，大眾，一般，傳只云免，勿說于諸侯。

△同圍齊

觀諸侯攻討之協，大國之暴見矣。

要見諸侯所共惡疾，意此書法要發明意義，不必倒。

午伐鄭

起楚師以去諸大夫，至于純門而返。見謝肅說。○只句傳作守禦之備，以于異子西入，得也。

夫導敵危國不忠之罪著矣。

九年

祝柯

盟于晉陽日大無侵小

經不貶諸侯之信以有討罪之義也。

△公至自伐齊

經正諸侯討罪之兵以罪所宜討也。

國不言伐而以伐至故曰免詞只見齊罪可討勿美諸侯。

取邾田自漚水

經于望國兼地深著其虛小之罪焉。

邾病魯誠有罪曾用晉執其君又取其田甚矣本高氏註

士旬侵齊

還足終事之詞非善法

伯臣制命近仁春秋深善之也。

以不伐喪爲主，專制閭外，只用之推難，以足上意，無書法。

年 速盟向

借至筮傳孟莊子不改父之節，只可祭題，不可獨出，速盟向同。

澶淵

齊成故也。主伯德威人，本齊氏說。天句傳作等爲國者不

履奔楚

賈賦從夷昧義之罪著矣。

其母弟也是蔡履斷棄，使能聲國人殺變之罪，成兄事晉之謀，豈非大義所在，乃反從兄欲背之，國謬矣。

黃奔

特以羊書，見彼國何欲去其親而不能保，帶懸之于大國而

以讓去國，歸于君焉。

庶其奔

待書姓氏書來奔

經于叛臣托內明義以交責焉。

不言及不言叛是辨書法不用竊地叛君納地受叛德爲利而不爲義也。交譏之與牟夷奔同。此公在晉而宿交之須器出。

烈奔

卽世臣去國伯主之薄恩見矣。

只重不念樂氏世勛句。

商任

鋼樂氏也與沙隨同

平 沙隨

連商任出破復字改至字

伯主復申鋼臣之約經深罪其薄恩也。

只主不當錮一意舊兼不必錮此自巫臣一段惟出餘意也不必用過字
重發

黃歸

主殺慶傅因夾狄之力然後能克非君人之道大意詞齊

卽權臣之所自克失君道矣

盈入晉入曲沃

復入 備者

經惡世臣恣逆原罪于致之者焉

以盈逆起重錮之甚亟作

○救晉次

見救邢傳救而不迭救則事所次以罪其後

經譏恤患之慢仁天下之情也

紇齊邾

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見紇之要君

葉古

九卿人伐衛傳，行而掩之曰葉。

大國掩小，經著其實以罪之焉。

豹如晉

論不朽，齊泮淵傳，見穆叔之良。

平

楚蔡陳許伐鄭

師于東門，次于棘澤，王謂鮑叔，鄭不叛晉。

豹如京

附南齊傳，作齊大夫如京，見齊怠慢不臣，王為其有禮，

大饑

如

望國遇災無備，春秋特示其戒焉。

此傳止就臨時無備說，然平時無救荒之策可知。

平

會夷儀

如下文所說。

伯也貪利，縱擊秦救所以賤之也。

要在洞情上發

△會之入陳

借忽列例加夏伐陳同

經滅入國也惡嘉敦禮也

雖舍之作文要用子產蓋後此所獻之捷卽此入陳之捷也并堙木刊
執繫承飲點入

重丘

特書日師

伯主請信成惡經加以同情之罪焉

衛侯入于夷狄

止書其辭而不名

國若有歸國之道經不遽絕之也

罪止獲象卿不比突之魯國况撫內管外有人使能改過國因其國也惡

得而絕之，侯改過意不可少。

△夏伐陳

伐陳在獻捷之後，奇忽奔傳，九子肅終自立。

賢臣不屈于強伯，能自立也。

忘周之德，恃楚之衆，其曲在陳，遵而王制復而舊職其直在鄭，斯過事也。

重子產作

伐楚門異

只用吳子自楚一段，把入境必假道三門相死。

子
林父叛

書曰入于戚以叛。

大夫專祿以背君，不臣甚矣。

衍歸

書名

外君歸國而自棄，國非其國矣。

失信無刑在歸國後卽其逆境者携之逆道者揖之逆門者領之驕慢之習依然皮冠不釋故態如讓太叔儀一事亦是茂家卿故智也要歸入

會澶淵

爲孫氏故強成田取西鄙

經于伯主講好著其契叛之罪焉

楚陳蔡伐鄭

亦主蒲魚傳見鄭不叛與二十四年伐鄭同

于

慶封聘

通嗣君也齊魯不通好者三十年景公嗣位而能通聘同亦見其賢矣左傳載封來尊甚美叔孫曰服美不飾必以

終美車何爲與會不敬爲賦相與

會宋

先助武備會說傳

經于秦防之好取伯臣之守信也

舊主交兄秦防與盟宋無別入工只用作事實

鮑奔

構弟

齊威守信去國經原罪于君焉。

子鮮合乎春秋只是去得其道若約言原必不可踐須將他病失言見衛侯失信以去其弟勿說春秋子鱗

盟宋

再言宋

中國交夷以始禍春秋重貶之也。

某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都在後邊作文須重發其後禍始字方得。

慶封奔

齊人讓魯遂奔吳吳以未方處之當于其發備徐越俱吳傳責吳崇惡

公如楚

為宋之盟故同宋陳鄭許如楚

卽內君脩觀于夷見交夷之失矣

公在楚

特書公在楚

因歲首而存君，示臣子之義也。

送葬取卣，俱正月後事。聖人因後之危困，故特書所在以存之。今在聖人意思上發。

△城祀

不行貶絕

伯主悼族而昧其本，春秋直見其罪焉。

輕柔諸姬，即在不能尊，奠內有父族而後及母族，要發明。

十鞅聘

奇作三軍，傳公不能具三綱，民不屬公可知。

即公臣不足于禍君之失民驗矣。

執幣之禮，僅行于莊、叔、三綱之射，取足于家臣，要見作三軍之流弊。

杞子盟

借杞卒傳用夾禮故稱子

△札聘

不稱公子

春秋不取讓國之賢望之以中道也。

傳中議論層疊總不越辭國生亂四字。

季札前後之辭皆是只差在夾

昧卒而又辭以致僚光之亂父兄非孤竹之私王僚非季歷之理便是斷案望深責備要發

辛

甲午宋災

詳其事

特志內女全節之絲。勵婦道也。

弓如宋

冠以夫論書日宋共姬大意同上

良實奔人

不言復入不信叛

經於外臣未絕深惡其謀之逆焉

澶淵宋災故

大夫貶而稱人魯辭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

觀列卿之所以會不知務甚矣

只重不智不仁帶說大夫以智帥人要領起只出澶淵單用稱人諱魯法

昭公

元
○會拔

先趙武

經紀信而先伯臣先之以信也

招不稱弟提起重趙武守信一意作守信是守弭兵之約非請售書也須
本春秋不貴脩盟說來

取郟

不悉書

又亂取邑春秋舉詞以示諱焉。

不悉書不書伐莒也。直乘亂而取邑帶之。躬忠亦要點見非忠動人象不免矣。

鍼奔

書此 曰牙

經著偏愛之禍尤罪薄倫焉。

均愛乃以全愛能友政以敬親二語勢原則下宜以父禍講起側秦豈作

○大函

書敗狄

伯臣變利用詐雖攘外必誡也。

要見攘斥得宜但崇卒詐誘非王師耳。意重在啟禍上詐誘在崇卒外然惟崇卒乃便用詐耳。

去疾入

比師也

不稱公子

書人作事是不重

黃腹以正復國、經特斥其專焉、

不稱爵

以師氏

展與奔

經于外君去國、誅其逆而治其黨焉、

兩意相承說、俱自書法難起、

鞶鄆田

見執意如傳、元年代鞶、鞶鄆然此猶是李、魯、非、意、知也、

強臣擅謙隣地、不臣之罪可討矣、

比奔

見比歸傳、比奔奔、而晉人以屬待比、以國底、

觀貴戚去國、見若臣之分、存焉、

起睥

觀、事、未、盡、善、春、味、日、月、禮、盡、在、魯、矣、奇、制、傳、知、

弓如晉

辭郊勞辭大館亦同上作知禮要推他志發

如晉復宿如

齊

詳望國事大之迹深譏其昧禮也。

論禮直不該如晉故曰舉動人君之大節又曰必謹于禮而後動乎氏逐君之漸應奸邪窺之晉人下比之迹應四隣視之作文以經權兩失重責昭公而以宿晉綴講在後俱要挽到昭公身上去宿如同只不用宿晉伴講只宿如晉大意亦同從上侵下比說歸昭公身上。

三

燕款奔

以自奔爲文。

經于失國之君必端本以責之焉。

意在垂戒傳統凡失國之君言燕款事畧點勿粘。

春秋三發

八 畢題發

四十五

能遠者

年 大雨雹

知天變之故而禦災宜有道矣

以禮爲國行其政令政所謂正身治人也須連前兩雹說

△會申

不殊淮天

列國聽天而宗大惡皆夷行矣

只重不以爲賊而又推爲盟主斷他夷行 天字要重發要知列國雖責

命于天 天意原不爾爾以恕待人 承不華僞赴勿混入

執徐子

徐子 吳出也 以爲既焉故執 見申傳

經著外夷虐小罪中國之棄義也

秋伐吳

圍朱方 兼申傳 徐起伐吳傳

外夷討罪之師，宗夷崇惡之罪，咸此矣。

指月用盟，宋會申二傳，然徐越傳崇惡，亦不可遺，還只就前後兩傳爲安。若連遂滅，賴則主宋申傳無疑矣。

執慶封

觀外夷討罪之兵，知非遠人所宜報矣。

主徐越伐吳，傳就吳崇惡上，見楚討罪有名，不可子楚。連前伐吳同。

取郢

與取郢同

五年△舍中軍

書舍

強臣變制專兵，經微詞以著罪焉。

此傳單續季氏作三軍時三家得七，公室得五，至是則公室但有而無。

民矣故曰益甲。微詞者不明著其四分擇二之謀但渾說舍中軍是亦定哀多微詞意。

公如晉

加至晉同。

內君習禮之儀絕譏其昧本也。

政令在家不取有子家羈不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車夷奔 必書地以名其人 書本奔

外臣以地接內經交著其不義焉。

總起中分後如傳發垂戒意或以書來奔兩譏重重斷罪倒書名書法上發意言及畧跡不重。

○徐邈代吳

與徐皆得人

人從兵近正春秋原其世而進之焉

觀傳中比吳爲善師亦有名則此役本非全美但聖人特變史法苟可進斯進之耳 勾踐稱王在伐吳後須有分曉與徐皆得四字亦有意義

六年合比奔

並

經于大臣見逐示刑人之戒焉

傳無斷罪語只就刑人可畏上發垂戒意

七年暨齊平

日

內君附夾得成春秋之所罪也

重附夾斷罪不止惡其挾也暨字亦紀實書法提起不必繳攷其事而輕重見垂繩而罪重也

公如楚

落章華之臺長策者相好以大屈

卽內君事外之迹附夷之失難掩矣。

借暨平傳外附荆楚句。

叔弓如晉

賀房辭

卽內臣奉使見伯國崇侈之非矣。

主平丘傳須本楚勢說起要發得懇切。

陳雷奔鄭

雷爲拓所立懼討奔鄭

即貴戚去國而君臣攻亂之罪見矣。

△蒐紅

蒐其... 自根在... 于商衛... 華... 十...

經識至國講武深示縱橫之戒焉。

天時易地利恃人理總是爲非禮以動民昧履霜之戒即指此
退符前日

滅陳

後滅蔡同此。連秋招放趙王世師傳君臣同責。

中國縱外暴委命之罪見矣。

以申傳爲王兼厥勳伐鮮虞陳蔡歸二傳不能致發意重委命作。

九年 ○叔弓會陳

經因事而存與國公天下之心也。

大意同陳災但不收書法問起得書之繇重存陳意發使畢歸語四字要
探討民心不平便于天不合歸民心政所以合天德也。史趙鴉火之占。

裨竈水妃之論點入

許遜于夷

夷滅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陳災

收存而弗革

○築郎圍

平子欲早城郎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

賢臣不順強而勸民忠可嘉夫

王舍至傳以忠事王不順于強臣不欲勸民政愛民以奉公也

上 樂施奔 陳甯遷之而分其室桓子請老于其公于公母之無祿者以與之范圍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

考大夫去國之迹著權臣移國之端

王會五傳陳氏厚施于齊以移其國

○三卿伐莒

紀莊將之迹數與兵之賢也

以復古難起重特欲中分魯國之衆斷罪驗他中軍之舍是專非復古
驗意明白季罪自見竝將是紀實非書法。

舍如晉

叔向欲見新君 主綱喻傳志哀在約

棄疾圍蔡

經貶外夷之討罪惡其心也

此傳本註誘般借圍代出貪詐不必分出重詐上垂戒意亦要公

比補

望國越禮簡兵經惡其忘本焉。

越禮指僭是通例只重忘本作時政在季氏不責昭。

獲祿

主執節如傳爭與報通好

即內臣會小國見通好之實焉。

○厥愆

諸國循序大夫無辰

經不貶謀患之無功，恕其心也。

須將仁智二項比斷，纔得聖人恕待之意。透晉之不能帶入，慨歎方有情。

叔蔡執有

既苦滅蔡，又書執蔡也。子有。

經紀儲君被患，深予其得子道焉。

無降伏之狀，政是不忘親仇，得子道處無二意。滅狄只作事寔，重稱世子。

三

如晉至河復

是十六年，到首傳，王與周不自強，此為取鄭故。蔡晉同。

△勅奔

王孫齊傳而剛一動而公子勅奔。

即謀臣見逐，強臣之專見矣。

要發一動字及羣臣無敢獻謀見昭宜自強國費傳無禮提起作事定

△楚子伐徐

主人韓傳陳陳蔡不美而叛聚疾刺南師肅身煎帶入
天自討之

純丁外夷罹難見設險委命之罪焉

○晉伐鮮虞

書

經斥伯國之效夾室亂源也

晉用詐在伐鮮虞不在入昔陽在假道不在僞會齊師信義不必強折只
讓字便不信義了制治未亂政慮信義淪亡不免一失再失後禍不可勝
言故特謹嚴于此

立

△圍費

不書內叛書圍費

經不沒內叛之實者不恕者之罪也

全要發宜叛意兼效尤報復說申發勿分書圖則叛可知故曰不沒其定
比歸

外臣昧君臣之義欲解大惡不能也

只主上截傳下半傳就他時勢代設處置之法見比不能然所以不能辭
弑君之惡

○會平丘 如下文所解

紀伯國威威之好示未然之防也

崇侈是苟成不道之根所謂預者指內和外交言若如此脩業自不暇爲
土木之侈矜威不重

盟平丘

再告

分禮紀伯信深惡其競力也。

懼楚作事莫叙過屬齊脇魯總是競力之寔禮義對威力說此傳意力勿牽五惡。

△不與盟

直書

權內辱之故無可諱者也。

德則不競是五不韙之總不韙不與况又自反而猶何諱乎

執意如

稱人以執

伯討不以義經原其意而陋之也。

要將伯討二字闡明全在責其君臣之義上意在義自不及貨財偷即也。

○廬吳歸

不稱復歸 稱歸于 不言自楚 稱侯

經有公天下之心，因復闕者示義焉。

前半傳乃書法，後半傳正意也。只以公天下爲主，而以不與、減、不與、封、分、股、發之不能救，不能與，不重責諸侯，只見夾狄制諸夏，引起作經立法之心，大意與存陳同。

年古
意如至

伯國以利釋內臣，闕于道矣。

此傳從詳執歸，雖單出至，亦要根執說來。道字對利字看甚矣。從兩皆字看出此總是平丘一時事故。傳來平丘貶斥本股無書法。

年古
去樂卒事

連有事出同無書法

空闕處之合禮經紀之示法焉。

先祖之心孝子之心須大發

○朝吳奔

志特書

經紀外臣去國而讒宜亟遠矣

讒人可畏讒謀當杜總見讒之立遠總起上下半篇做過下勿失傳

口氣剪翼乃奔後語用要斟酌

○伐鮮虞

稱名氏

不貶伯臣畧遠以兵近正也

不納叛是正兵之實此亦窮兵于遠非禦狄之道持取其正故免貶畧字
要發以正兵加敵而免貶用兵之畧見正兵如吳而僅免貶禦狄之畧見亦

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十六年 齊侯伐徐

卽伯權無統貪利之效見矣。

主意如傅諸侯不合徐子賂甲氏之鼎郊莒從蒲隧之盟。

誘戎蠻

不名。

經于外夷虛夾兩輕其罪焉。

指月單王楚

公至晉

計止不。

內君處困而不自強經諱詞以貶之焉。

不自強通前後看。不單指見止一時之辱。

十七年 鄭子朝

下小臣脩禮而官制之遺可徵矣。

主左氏戴仲尼語幸官制之猶存。

五鳥司曆五鳩鳩民五色色氏五德
民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

○滅陸渾

舉其名氏

兵舉于靖華義無可貶矣。

陸渾之當滅全在空邇王室須體繞得無貶意勿用替語。

星字太辰

經紀星變深王室之憂矣。

心爲明堂天子之象要重發未要歸到天之示人顯矣。

○長岸

言戰不言險是事定非書法

強夷見敵千人雖用人非也。

令龜再卜而子魚馳長鯨三呼而吳光奮當時勝負相當迥非前日之楚
祇爲用舍乖張無極得志方新子靈教吳已慣故不敵者遂敢相敵耳要
得垂飛意囊瓦貨行在長岸後因通論楚事故并言之文中不必牽人

六年
△四國災

紀列國之災因見當國者之善弭焉

禪靈象推非妄說透變見德消有據諸國帶言

入郢

見伐相傳

小國肆暴凌人其受兵有繇矣

宋公伐邾

古伐邾而取其取邑之罪

大國用兵討罪經持全其善焉

宋善在歸俘上勿以討罪恤患竝言須將邪暴揚起繼得勢

年
會齊

即公孫 計的乃事矣

經于賢者之後因守禮而特善之焉

賢會全爲子臧須發聖人一段思賢之意淋漓痛快

華向齊

王南里傳言一段作

經紀叛臣去國君臣之失具見矣

年
入南甲

以南里繫之宋

叛臣據國脇君其罪不可赦矣

南里在宋國城內故曰分國而居與他叛絕異

蔡朱奔

主信說者稱蔡朱奔 貴無輕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 册命于楚蔡人懼出朱

即諸侯見出之，繇讒人，大可畏矣。

字

華向奔楚

畧按宋日自宋

出奔楚

經于逆臣去國，詳罪夫縱之者焉。

以華向之惡提起，即將宋宜討，諸侯宜救，楚宜執，分三段，後總結，不能總倒書法。

△昌間

經于望國講武，誠其昧大本焉。

主字正，應本字以非地點起，重昧軍政之本，作須知傳意，總註三蒐不專指昌間也。

執如京

代王劉胤

經因使而紀王室之變正本意也。

要點京師爲室就家天下立論無易樹子一句家天下之要訣也。

猛居皇

日以稱居皇帶樂

經于王臣置君原罪于忽本者焉。

入王城

稱王稱名皆書劉子單子之以子

春秋表王儲之正而持嚴挾君者之罪焉。

三子
△執舍

王舍至傳以禮立身而不屈于強國

大夫臨難守禮可謂賢矣。

宣周制以節邦夷之坐去兵衆以消宣子之謀是不爲威惕也安羈族而止則豐之貨取冠法而絕獻子之求是不爲利疚也。

國郊

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

伯主昧勤王之義經微其事焉

義字重看傳意重不奔問徐道大夫其第二義也

庚與奔

入國不書而書出奔郊公出入皆不書

經于二君出入惡其事而微其人

或重庚與不仁而郊公如傳帶後亦可

○雞父敗獲

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別

詐者交兵之罪深嚴謹分之意焉

吳詐勝胡沈自取俱在敘事中點破只用謹分一意見顛沛必于是

雞父

總言吳人以詐取勝于前而以君與大夫叙六國于後

紀外夷詐勝而嚴謹分之意焉。

詐勝提起作事迹重君臣之分上仍要見顛沛必于是。

狄泉

直稱知而不言也

嗣王當立而能立經特詞以表之焉。

立嗣

特稱立而曰尹氏

世臣拔立非人經者擅權之戒焉。

不當立提起只重拍攔亂國作。

如晉有疾復

書有疾乃復

為叔孫故如晉

經殺望國之耻以其不自強也。

以為可耻而殺之便是貶詞了殺者比無疾而却其耻稍殺也。

平 ○舍至 特書姓氏

經于內臣歸國特詞以表其賢也。

舍乃媯之名，但兼叔孫爲書姓氏耳。作文還重禮立身而事君之忠，帶內

○吳滅舉

經紀夷屬見揚，若外危之漸也。

傳意全在寃巨之也。句楚邑而楚失之，故曰不能有其土地人民。

子 舍如宗 如宋聘且爲意如，遂曹氏也。

昭子此舉甚無取，卽宋元告樂祁一節，明知魯君必出，後爲公

爲兒女諷停耳，指月主曲，棘傳宋元意如之外，見他仗義

畢竟不好。

○ 卷八

無美詞

春秋不美勤王之謀，以正待人也。

以人心之公說起，倒以正待人作王、栗之翰，亦王自有之、成人之具，亦王自有之、民。

鸛鶴來巢

書曰布

經紀空國物變，欲人君以德消也。

大雩又雩

書

望國事災之文，不自省甚矣。

重天心，猶有眷顧，列位有人，也要點入，總見昭不反身脩德，區區禱祠之

孫齊次

稱孫

內君昧理取辱，經隱詞以貶之也。

季氏到昭公時，直是無可措手，惟有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庶爲待時馴致之道。此消息盈虛自然之理也。

野井 書昭公

經于大國省難，而交諷其非禮焉。

勿板對，仍自魯非禮說來，遞到齊非禮，分上下截，上無本，下無尾。

齊侯取郕 書齊取

直紀大國取邑，見內君之不君也。

重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

卒 子居郕 稱居

紀內君之所居存一國之防也。

存防處要見非大夫所得專意土地人民挑議。

公圍成。

不書齊師而書公圍成。

經紀內君討叛尤重廢義之罪焉。

起繼重景公爲義不終而以季昭翽入書法總收。

△鄭陸

主意如至傳諸侯不合二十餘年。晉自此不復主盟矣。

經紀大國圖伯之迹見貪利之效也。

入成周。

日成周。

紀王道之微有貽其弱者矣。

成周者格北下都遷股頑民之處。天王不自立而爲臣下所納便見微弱。

朝奔

卽庶孽之無成可爲徇私者戒矣。

一傳都是慨歎兩棄。雖說子朝仍串子猛在內。方得人心不附四字重發。然不必吳罪景王。

三子
會扈 列序而不略

經不略謀義之會所取者重也。

重不以一人廢衆人。不以侯事廢王事。

如齊至居郕 使宰獻而請安見高張信傳作飲君之躬

三子
如魯次乾侯

三子
高張信公 亦書于策

經于大國省難，深譏其入職焉。

失職便是非禮，微故，傲躬發二股。

鄆潰

內君處困而失民，自棄其國矣。

此傳是因鄆潰而斷他自棄，其字亦要發。

三年 公在乾侯

歲首如書公之所在

經因內君寓外，深致存君之意焉。

罪臣子，讓諸侯，總責其不討意，如帶發二股。

滅徐羽奔

書名 見滅讞傳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回復之志乎。

絕被患之國，以其志不立也。

三年 適歷 不待貶絕

以主盟而寵惡君臣皆可罪矣

晉寔主盟句重書法借陸淳語總是不待貶絕以見君臣之惡叙事要

黑肱奔 同年夾

吳伐越 入吳傳吳嘗破越卽此作尚力之始事

城成周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

經于列國勤王之役深傷王道之微也

傳首天子有道至可以不書乎越其尊嚴不可畧書法大意同入成周

定公

元年 春王 不書正月

春秋畧謹始之文以不得其正也

當時定尙未立自不得虛存正月之文大意只重爲意如所制

所制之文多微

△執後

執而書其地

伯國擅刑于王都春秋所以謹之也

在天子之側不歸諸司寇直是目無天子矣雖以下事討有罪句要重禁初字在萌漸二字上看出

戊辰卽位

卽國君定位之遲見國本當禱矣

重在垂鑒上

立煬宮

日立

望國崇遠祀，經議其非禮焉。

煬以弟繼考公，猶定之繼昭也，故特崇而立之。

傾霜殺菽

卽天道之遇嚴，見失刑之應也。

年二 楚人伐吳

始用子胥之謀，主相舉傳，皆懷謀楚之心。作文借長岸棄

新作門觀

特書新作。

望國與習借之役，不知正本矣。

正意在厥臣勞民不重。

年三 如晉河復

注泉池傳。

內君事伯見廢，繇嗣立之非正也。

年○召陵侵 書侵。

伯國奉天討而沮于和，繼所以陋之也。

楚罪當討，要在一裘。三年上挑發，大合諸侯，元老在焉，齊楚何等赫奕，况罪狀尤易暴明者，乃以一寅求貨，遂阻十八國之師，豈不大可陋哉。要形容陋字快。

滅沈歸 書滅。書以歸。

經于肆暴失節者，皆罪其不仁焉。

仁者以大事小，亦殺身成仁，題無殺之，蔡侯不用。

○舉臆 書公及。凡舉。

內君要盟固位，經直見其志焉。

傳無斷罪語，只發他求盟之意便了。凡舉帶在書法中不重。

楚人圍蔡

主相舉得長惡不悛，見王法當討。

外夷肆暴凌夏法難貸矣。

晉衛伐解虞

楚橫不討，蔡圍不救，何急于中山之服乎。

經于伯丘畧遠惡其棄義焉。

○栢舉敗奔

特書日以。進而書。敗而稱人。

春秋進遠人以罪伯而失節者亦貶焉。

達天子之命正與王法當討而不赦相應就聽蔡抑楚見吳善就其勢蔡抑楚之易見晉師和承說勿大闢書法分繳囊瓦帶末。

○栢舉

大意同上只不用瓦耳。

是遠人以其舉中國之不能舉也

瓦奔

春秋深惡貪臣因失節而賤之也

貪在平時失節在今日二意皆發

△吳入郢

斥而舉號

經斥遠人之肆暴奉天討也

一傳議論俱承拓舉說來作文要會此意 狄道重亂男女之配上

五年 歸梁于蔡

以周必矜無資 主昧大義而急小惠

於越入吳

初書入吳于拓舉之後 主後入吳傳

初紀強夷之被患著競力之狀也

春秋三發

單題後

定今

此卷

圍鮮虞

伐不服又圍之，兵益急，義益不振，雖失主盟之道耳。

六年 滅許斯歸

囚楚敗也，齊滅許，傳見失節。

公侵鄭

雖奉晉令，而四虎之徒，齊魯勇吞，禍以啟。

卽內兵加威，陪臣之專見矣。

斯忌如晉

獻鄭俘也，二卿竝使爲陽虎所制，亦見陪臣之專。

○執祁犁

齊人以執。

伯討出于私，君權移矣。

重列卿私意作，只重權移，不重貪利。

城中城

陽虎欲去三桓，托于懼齊，郊而城，將挾公以自固也。

盟沙澨

主朝歌，傳鄭叛。

國叛伯之迹，見貪利之效矣。

侵衛

行欲叛晉，大夫不可，使北結私于齊，曰：執結以侵我，齊從之。

責齊衛作

二侵齊至

齊登平傳：晉升侵齊，結大國之怨。

兩犯大以結怨，求成有自矣。

國夏伐西鄙

王叔言：即賈

○晉文

言晉師而不書士鞅

經立重泉之文，示謹權之意也。

民衆卽兵，兵卽是權。全重聖人書法上作，要剔出用衆意。大意同棊林，但彼重禮，此重權耳。

鞅侵鄭衛

主朝歌傳：攻齊，侵以圍之。

陋伯國討貳之兵嚴貪利之戒也。

從祀先公

不書禘祀與非特日從祀

陪臣假禮濟私經著其情之迹也。

原情制法四字要別。

竊寶王大弓

矢之書

九

得寶王大弓

得之書

紀分器之役見不共之罪也

魯失其政是病根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雖猶兩字可說此義行三句

轉失政本

次五氏

前齊伐晉也主觀助魯商反

及齊平

日及 主豎平傳

望國犯大而急平春秋所以罪之也

要暴求齊傳景

○夾谷至

無書法

觀聖人所以化強而知理為大矣

仲尼一言、原重三軍、要說得有氣槩、此傳重理字、下倚重禮字、勿漏

○歸三田

獨書齊歸

聖人以禮化強、無嫌自序矣

以禮責齊、即卻夷俘三事、聖人以天自處、後人推看出來、須講得圓活

圖邱圖邱

據事直書

大夫討叛而莫制其強自啟之也

擒定理宜二字發揮叛強只作事實

地奔陳

見辰奔陳非宋公以辱厲故失弟

辰豎奔

書弟豎

經惡大國之洩恩兼罪昧義失節不節焉

一頭兩脚必要相承

年 自陳入自曹入 不稱豎而補及 不書自叛而曰入 書自陳自曹

經誅列卿討叛并罪黨之者焉

將四卿六心重發以陳曹帶後 單自曹入誅從叛而兼責黨叛

及鄭之盟

主朝敬傳魯叛見貪利之效

三
○墮郈黃

單墮與同

卽強都之墮見禮可爲國矣

禮字重兆字亦不可畧推而行諸一段政從兆字生出

盟黃

同澤鄭作

圍成至

書公圍成致

卽內君討叛之危見用聖宜專矣

得政未專日後人窮經者看出作文只就強危二字描寫有爲聖惜之意

三
年
垂葭

使師伐晉用葭意葭之謀也

畧詞紀貳國之兵見狗利致叛之罪也

晉陽叛

直書入叛

經深賤大夫，齊邑明臣義也。

鞅本拒范中行，但專土興兵，全不思君，故加以叛君之罪。

朝歌叛

直書

紀大夫肆逆之迹，著貪利之效也。

貪利根大夫專政來，不可直責晉君。公行政見其專，先足齊人宋鮑諸役，雖取賂猶未公行也。當通晉事論勿泥定衞晉一節。

△鞅歸

鞅歸于晉

卽叛臣歸國之易，見伯主之失政刑矣。

就易詞上見縱釋有罪之非，後總收書鞅歸于晉。

年

戊奔陽郭

無書法 且戊奔同

經云大夫去國交著君臣之失焉。

雖不遠色失齊家之道。成不賤貨失保身之道。

頓梓歸

奇減黃傳與許斯同

○機李

李敗

經于遠人克敵而著其用詐焉。

只用前半傳詐勝一意中帶啓夫椒之釁勿下斷罪語。

子牽于洮

謀救范中行也。主貪利保奸作。

石尚歸賑

見南季傳

王室行禮非正以受禮者觀之也。

須切歸賑上生議論方不汎舊主啟土所存者號與祭覺太靡。

削贖奔

特書世子

經于嗣君之出交譏其父子焉

大蒐比蒲邾子會公

主幣天子作

五年

邾子朝

借句釋傳責邾不以禮爲國

滅胡歸

書以歸

楚子言賈而胡子稱名

小國啟患而又失節經所以獨重其罪焉

二意中發書法總例

冬城漆

小註作民勤于力而勞之意同新延履

哀公

△國祭

特書國祭而稱爵

總叙外夷之復仇存天理也。

怨出不怨正是天理禍及宗廟二句最重。

食牛改卜郊

毋失而書 卑四月郊同但去不敬

望國俗祀經曰失而志之焉。

此傳諱借獨責成王過賜與他傳不同不時不敬如傳提起。

齊衛伐晉

救范氏也取棘蒲

諸侯合兵凌伯春秋交貶之也。

晉不能制叛而受侮齊衛黨叛而凌伯皆非。

何忌伐邾

諸州相繼伐之第一伐也

內卿舉兵虛小非睦鄰之義矣。

二年

伐邾取田盟句釋

詳書。

詳望國虛小之迹而責各有歸焉。

以哀公縱權不與作一頭邾子昧禮取辱列卿昧義虛鄰作二卿二人盟要帶見只伐邾取田大意同但勿入盟字只三卿伐邾以伐國不與輕起邾與諸卿分作出何忌伐三卿伐只主列卿相繼伐之只取田句釋主解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單句釋以盟其所得作事實分責哀公不與列國強盟哀方五歲措詞須斟酌。

納餽

書納。

稱世子。

特繫于趙執帥帥之下。

詳致意于復國者重國本也。

主而頭一邱作餽無道則決不當納餽轍不予則

以盜公大臣不早正本作一脚

△戰鐵

鄭黨叛因罪也執不及致亂之辭而恃力構怨故主此戰大氏註

伯臣構怨而有恃力之心所以貶也

州來

以自遷為文

小國失謀啟患經變文以罪之也

只主背楚誑吳委罪且勿露復字又字要體貼

三

年 圍戚

序齊為首

大國黨荼倫之惡春秋特嚴其誅焉

須將輒不曾拒提明方有斷案此是討賊子之法

拒提實與

經于桃廟之災竝紀以示義焉

不稱及等也見祖無尊卑也單主此無甚生趣須將廟之所以存揣他不毀之故分半截

放獵

者大夫而稱人主遯州來傳

與國委罪于謀臣春秋深貶之也

及其事急四字要拖入駟獵以請遷為非亦料想之詞須活用

年四
蔡辰奔

恕大夫之與邈以其君之自取也

執戎蠻子
口晉人歸于楚

經于伯國媚夷深惡其不競焉

外夷是通例，黜過不重，即詐執亦事寔，卑重歸于楚上，見他不然。日
久要發。

五年

趙鞅伐衛

爲助范氏故，張柳弼死，栢人在此。責晉不明大義，以子拒父，乃以范氏伐之。

六年

伐鮮虞

爲納荀寅于栢人故。

國夏高張來奔

陳乞誘事高國，後設謀去之，將欲弒魯，後國也，故侍發其罪。

陽生入

不解公子以陽生擊之齊。

經惡爭國而原罪于致亂者焉。

以陽生不子起，倒罪景公。

向巢伐曹

主曹聽公孫疆好宋。

七年

皇瑗侵鄭

宋鄭交爭始此。

春秋三發

單超發

莊公

莊公

要多侵衛

爲苑中行故 與執伐衛同

○會節

吳敗百牢因召康子于子貢執禮抗強

及自節以吳爲無能

爲也

不諱

○入邪益來

經不書內君之惡爲遷善地也

全在書法上發抑欲見後書四字要批透明此然後可操賞罰之權

發一段

圍曹郟救

主陽歸傳以宋伐晉不救爲案以背晉奸宋爲斷

紀與國之被患著斥諫之失也

八年 大南陽歸

謂其見滅之實

經畧覆國之實戒自取也

先以滅者善辭發一段議論在前後以聽辨言自取明削滅之故方有勢

○吳伐我

不言四鄰及與吳盟

經諱望國之見辱見謀國之誤也

若虧而不及待猶有華元國佐之事在今却未及虧故尤可恨傳中葉國謀國俱要痛發以見其不知恥

△取謹闢歸邾益

卽失地復小之迹美惡不相掩矣

取歸都是事寔及重下比作

取謹闢

大國取地之罪內君致之也

雖謀取其能保其形容造惡之不可勿斷會罪

○歸益

卽內君復小見遷善之美矣

只在去惡不積四字上形容仍收不諱入邪書法

○歸離聞

志大國歸地之順而知善宜遷矣

改過遷善一串事只要咏歎優大二字單贊魯便非

九

雍丘

每日遷舍。魯公。郭師。哭于姚。後之。大敗。取之。使有能者無死。以却。張與郭。羅歸。悉。所。而。得。之。曰。取。

經于大國覆敵深惡其殘民也

楚人伐陳

卽吳故也。同結伐。主皆爲楚滅。而僅存。今。又。然。故。兵。師。

宋公伐鄭

見其陵人已甚

益奔

見其來傳自取滅亡不足待以寡公之禮

會吳伐齊

遠人遠理憑夏經所以狄之也

只主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無書法

鞅侵齊

取犂及鞅毀高唐之郭從及類而還

伯國乘鄰難以興兵春秋所以陋之也

○結伐陳吳救

得以救舉

經抑外夷之恤患重傷中國也

惟楚暴橫不可縱故况中國之可傷者楚罪政起傷中國非兩意傷字

吳

年
○國書伐 特早伐我

經于望國被兵特示省躬之罪焉

須將齊事詳明纔見魯罪魯罪只在會吳一伐勿牽伐邾我字最重

○會吳伐艾陵敗獲

單艾陵同主人吳傳破楚發齊及既勝齊師句

強夷兵挫大國刑力已悉矣

舊主與韓傳書伐齊及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大棘傳書獲又書師敗
見師與大夫敵兩傳俱無明指不如入吳傳確

年
○用田賦 書口語

望國變而困農不知本矣

稅敵已是同暴故曰重田重田者使農民兼出商賈之稅

秦皇會鄭

上爲魯鄭尋盟下爲衛免滕會 單出一比各照

賢者兩建卻敵之功則知詞之不可已矣

上取岳

獲成禮節是以六邑爲虛 與雍丘同

○黃池

特書日及 先晉紀常稱于正名俱不重

釋致嚴于兩伯之會示治禦之道也

全在體統上立說治中國卽所以禦四夷此意要密發

△於越入吳

據書黃池之後

再紀強夷被兵知力不足恃矣

此傳發相乘相勝之理甚透須揣得警切

屋停翼方

見大風傳氣發所推在于東方假乎越人吳國逐滅

觀天變之有指，黜兵者可戒矣。

古
△獲麟

經成瑞應，見天人相感之深矣。

只重文成麟至，見相感之深。常理政與道字相應，以天道終，收處字之不